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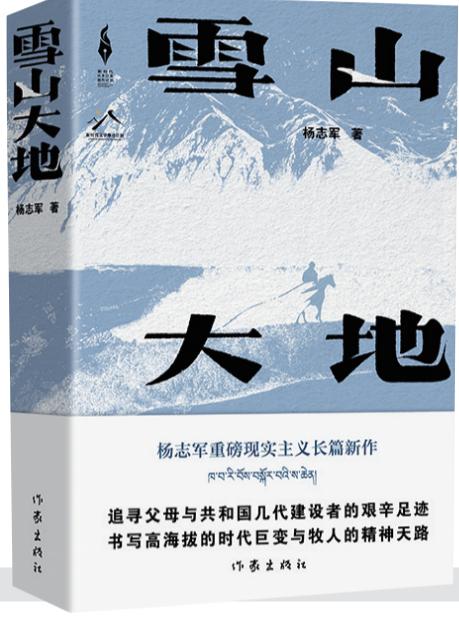
共读“茅奖”获奖作品

15
周
刊
悅
讀

【特别关注】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日前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分别是《雪山大地》杨志军、《宝水》乔叶、《本巴》刘亮程、《千里江山图》孙甘露、《回响》东西。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本期悦读周刊特别推出专题,与读者共读今年这些获奖作品。



《雪山大地》杨志军 作家出版社

雪山始终以母性的伟大力量滋养着大地上的生灵。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杨志军,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小说既有强烈的面对草原问题的忧患意识,更有真实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里难掩的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作品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

小说里,科长父亲到沁多草原蹲点了解牧民的境况,接待他的是由部落世袭头人转变而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角巴率性果敢又有点自以为是,在牧人中有着极高威望。角巴与女婿桑杰不遗余力甚至是豁出性命地支持父亲的一系列重大行动:在这片教育几乎等于零的土地上,父亲白手建起一所小学、中学,牧人的孩子得以开蒙;饥荒时期,西宁保育院迁往沁多草原,孩子们得以果腹;牛羊泛滥,父亲成立贸易公司,说服牧人出售牲畜以减缓对草场的冲击,也让牧人对钱有了现代意识。年轻一代才让、江洋、央金、梅朵等也在父辈祖辈的荫护下成长起来,勇挑建设大梁。草原依然危机四伏,如何破局,大家合力实施了一个颇具胆识与魄力的方案……

“《雪山大地》是写青藏高原的故事,是写我的父辈们的故事,也是写我自己的故事。我所写的,是‘变化’,在所有的变化里,不仅雪山大地的变化是惊人的,人的变化更是惊人的。所以在《雪山大地》里,我重点写的,就是人的变化。雪山、大地和人,同样是一个三角对称,而人,永远是集中点所在。”杨志军如是介绍《雪山大地》。



《宝水》乔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这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宝水》是“70后”代表作家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这本书走进美丽乡村内部,走近无数平凡朴实之人,走进他们生机勃勃的日子。

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县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生根。

这部长篇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冬一春,春一夏,夏一秋,秋一冬,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是久违了的文学里的中国乡村。它的神经末梢连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连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也连接着无数人心里的城乡接合部。村子里那些平朴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作家乔叶说:“迄今为止,这是我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忐忑中一次次奔向这些村庄,去的次数越多我就越知道:只有走到乡村内部去仔细端详才能发现,它蕴藏的其实是一部怎样丰沛丰满的小说。乡村正在发生巨变,而所有的巨变都必须附丽在细节里。这细节又由无数平凡朴实之人的微小之事构建,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其中的每一滴,皆为宝水。”

《本巴》刘亮程 译林出版社

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溯逝去的人类童年,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诗性智慧。沉醉在七七四十九天青春欢宴里的江格尔,接到远方哈日王的挑战,少儿英雄洪古尔只身出征。不愿出生的赫兰,为营救哥哥洪古尔被迫降生人世,用从母腹带来的搬家家游戏,让草原上所有的大人在游戏中变成孩子,终又回到母腹。不愿长大的洪古尔为寻找失踪的弟弟,用捉迷藏游戏让草原上的一半人藏起来,另一半人去寻找。

而在母腹中掌管拉玛国的哈日王,用做梦游戏让这一切成为他的梦,又在梦中让人们看见那个真实世界的本巴缔造者:史诗说唱者齐。起初,这些人物只有名字,后来在风雪夜里,在一个个篝火旁的故事里,他们被讲活,有了灵魂。

“本巴”,意为宝瓶,人与万物的母腹。形似宝瓶的母腹是每个生命的故事。刘亮程以此为名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支给现代人的天真与经验之歌。书里,“本巴”是主人公们所居住的草原的名字,天真具有战胜沉重生活的力量。

在这之前,《本巴》曾获得2021花地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致敬词是这样的:“史诗般的天真雄浑,民间艺人的奇特想象,巧妙地构建起一个世界。又从古人想不动的地方开始,继续往更远处畅想,哲思贯注,栩栩如生,呈现出艺术的恢弘绚烂,亦流露现代人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千里江山图》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作者捏土为骨,化泥为肉,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这个隐蔽战线,也是一个人性纠葛的战场,它塑造英雄,也呈现脆弱。善与恶,罪与罚,贪婪与恐惧,爱与信仰,在小说中得以叠加和蔓延。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像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进现场。不动声色地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同时,《千里江山图》也是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风物志,重现彼时上海、广州、南京的日常生活,建筑、街道、饮食、风物和文化娱乐,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道菜抑或一部交响曲。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如是评价孙甘露的写作:“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而在本《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的写作继续突破自我,再上高峰,正如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所评:“这一次,孙甘露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装备,所有过往的情和爱,他的新男主用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是孙甘露履历里的新人,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

《回响》东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小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的真实幽深处……

作者东西曾介绍过这本小说创作的来龙去脉。他坦言,由于对小说所涉及的推理和心理领域比较陌生,所以在创作之初感受到了下笔之难,每每写到五千字,便要在否定中从头再来。东西说自己曾经一直是“弱者”的写作心态,犹疑徘徊如影随形,甚至经常怀疑写作的意义,由于过多的自我怀疑,他身体里形成了写作的自我预警,每天超过一千字便会停下来重读,找错误缺点,补细节。为了克服这种心理,他在《回响》的写作过程中重读四部经典名著,一方面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它们树立信心。此外,在创作期间,东西还曾就刑侦方面的细节和心理咨询方面请教过专业人士,最终完成了《回响》这部对他来说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看来,东西在《回响》中写出了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那种“真实眼泪的惊骇”,“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也写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同时,他还通过因自我认识的挺进而产生的醒悟与内疚,测量了人性的底线,并重铸了爱的信念。他对人性的分析、探求、认知,以及他对人性残存之希望的守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也是走得较深、较远的几个作家之一。《回响》不仅是东西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也是这两年我读到的中国小说中最生动、绵密、厚实,也最具写作抱负的一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出版社供图